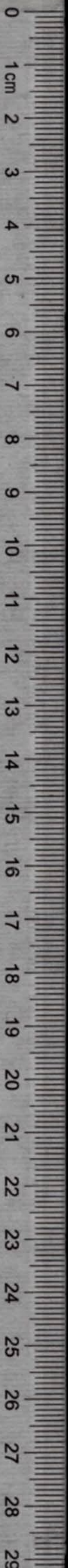




圖書

五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269193



1918



蘇州道朱卷八

攝國詩序

攝國詩子兄宗

靖九連北勤十

立制新係本秋

復樂上音守典

亦表深烈尚萬

亦山峻特法公



宣城沈青民君

卷宗山建監孫

制長梅傳之入

宋安延安二王

如人謂余山以

也歸自德聖作

法持也



姑山遺集卷八

接收李培天圖書



姑山遺集卷八

接收李培天圖書

宣城沈壽民眉生著

攝園詩序

攝園詩予兄宗山所為詩也宗山建閩豫章五年南
 靖九連北勤王旅中定營制援梅梅之人勒石紀勳
 立祠繪像春秋以祝而樂安建安二王之請復護衛
 復樂工者守典據例毅如嶽如人謂宗山功伐高然
 亦義槩烈焉攝園詩之作也歸自豫章作之也或曰
 宗山峻持法無徇彊禦以撓其法拂衣東還卜築敬



亭若將老焉其遇使然或曰宗山故以儒者善治兵
卒不忘儒誅茅選奇追逐文史吟味罔輟其性使然
夫尹吉甫薄伐玁狁詩美膚公乃作誦穆如其詩孔
碩兼資文武豈非性哉韓蘄王中興戰功史推第一
乃一爲人抑卽跨驢攜酒縱遊西湖以自樂又處遇
而有道者蓋二者之事宗山以之予顧尤私異予兄
未束髮日侍先將軍出入閩浙登萊間志意偉岸環
眎天下士少所可獨退而有可於予卽起家進士治
兵中外十餘年賢士大夫之周還狎至叠叠進獨於予

有鷄鳴風雨相慕者堦哉簾哉願和攝園詩以志伯

兵中外十餘年賢士大夫之周還狎至叠進獨於予

有鷄鳴風雨相慕者堦哉篋哉願和攝園詩以志伯
氏之後也



山中艸序

山中艸序

山中艸者方伯周孟巖先生所爲艸也先生繇萬曆
丁未起家成進士回翔中外二十餘年所至迢迢稱
詩論意諸遊燕襄國滇雲諸篇紀時感勝輝映觀誦
盛矣然非其好也歲辛未先生旣拂衣歸華陽華陽
人鮮識面者塞門卻掃觴味翛如其明年夏先生歸
未朞余友仲馭顧手一編眎余曰吾大人蓋未嘗一
日忘此山中也是艸也敢次而識之其系之序余小
子載拜卒業因不揆爲之序曰嗟乎傳有之詩言志

豈不信哉余觀歐陽文忠公出入三朝俯仰二府要
其心未能稍去頴上也讀思頴詩二十一年如一日
未嘗不欽其風想見其爲人白香山雅倦宦遊退居
東洛醉吟終老亦云達矣而宋人猶疑其詩道富貴
輒津津遂謂有愛官職詩於人卒無所匿其志如此
往余詳復先生遊燕襄國滇雲諸篇至陶令三徑謝
公東山之句數低徊歎也以爲生實逢時矯焉而抗
塵遐契胡爲者迨流覽是艸始爽然於其指于于焉
休休焉蕩如華川融如春陽廓乎若羈旅之惓惓於
無棲夫今乃棲也瞿瞿乎若物之有求而弗獲今乃

休休焉蕩如華川融如春陽廓乎若羈旅之悒悒於
無棲夫今乃棲也瞿瞿乎若物之有求而弗獲今乃
獲也其意也顓故其辭也適其事也遂故其機也忘
揆之頽上之志洵已豫儲而絜之東洛之風不彌卻
矣哉蓋自輓季士大夫以官爲家擯大節若罔聞而
集羶走炎靡狀弗極逐而希召還於道息奄奄而猶
需命於簣者有之先生以未及之季炳當世之望意
所弗可浩然引退一放情自足於詩何偉也不見夫
泛重湖而泝大江者乎當其憑安流御輕風弛焉而
擁楫叩舷以歌甚樂也及夫駭波如山雷响電抉滋

澁然汨汨然激天輪迴地軸駘駘顛掉咫尺失度進
而無所於維左右顧而斷援絕濟其不委軀乎天吳
之涎而下葬鯨鱐之腹者幾何而矧其放焉之於海
耶夫仕而忘止久而忘復亦猶是也何先生舍舟登
陸之爲計早耶先生旣勇退廉尚高天下仲馭原本
家訓復世所學早歲掇上第歷諸郎曹有聲卽游登
槐棘孤卿間直旦夕事迺志意落落指切時政論斥
柄人無少借將竟屣一官如脫者誰作於前誰踵於
後讀山中艸蓋有反復不能去者矣

聽園草序

後讀山中艸蓋有反復不能去者矣

聽園草序

岱輿先生既棄其官而歸爰居聽園蓋休焉而時時
期予大人觴味互荅殆將修柴桑之遺事繪九老之
令圖者哀厥後先所作傳之志好也予惟中世士大
夫官以爲家而行爲市難進之義弗尚僑然都其勢
位以厭其私上則高堂大府之矣顧彌便身圖營營
者蠅輩羶焉雖震且逐弗忍去下亦競錐刀之末奔
走蒲伏若安之夫炎丘之火流而焦及乎都邑也彼
狂敗絮爲吉宅者卒處於中而莫能出古之達人嘗

言之矣乃放聲乎詩歌虞志乎山水飄焉高素世猶
往往稱其風今先生蒞姑蔑有聲人擬顯用忽意不
自得投簪以還浩乎豫乎偃仰一室遙集隆古方不
知人世之何以遷流而日涉成趣聽園以外無營也
蹄之涔烏足以濯神鬚舍彼樂此先生其遠矣哉詩
文若干卷簡而澤宏而法刻成屬以大人之命因不
揆叙其端

釋大歇步韻詩序

釋大歇步韻詩序

紅橋雅集集者四十人人詩二首分韻連體厥聲鏗然咸可誦也異時姪泌來自邗上攜帙就予予好之而冀得賡而和之顧意戛戛有所不能今年春歇公遮余石嶺之嶧肱其橐以示羣芳紛浴人嗇我豐蓋吾卒業而見向四十人詩者步且遍也然猶未及乎匱也止焉亦罕矣唐貫休齊己盛推當時東坡謂其遇知得名漫赫奕耳詩多凡陋而反不如寂寞澹泊者足鳴一代之風雅及觀參寥子道潛所論說則又

以兩人逸羣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
奉終其身謹爲役於所事而不去此豈區區用意於
詩者工與拙不足病也以坡若彼以潛若此然則世
之人而誠空而耽於佛而必雕鏤文字與俗角能苟
其吐之凡發之陋鮮不速文士之彈摘而爲之文士
者規規焉操丈尺之程約度於童髮毀服之內苟莫
測其用意所嚮將亦不免譏且怪於其徒也嗚呼其
交慎之哉歎公廬姑山下愛賢士大夫游嗜吟吟輒
工無貫休齊已之類而有其美是詩之行也孰禦之
於是答其請而書此爲之序

工無貫休齊已之類而有其美是詩之行也孰禦之
於是答其請而書此爲之序

如日通集

卷之二

有本堂



完鏡集序

完鏡集序

完鏡集者集諸頌陳子仲獻詩也辭若賦附之倡於
岷邛之域延及江左慕而和者考鐘鼓然不禁其聲
之發也先是仲獻客蜀會蜀用兵捷而所有馬氏女
有容質故仕族向生妻憐之而計衛之贖畀生資以
去譚者爲歌完鏡志義云方甲申乙酉間所在勢洶
洶靡寧厥狀川決土崩通人圓軌以順變潔士卷跡
而長往或就或避不相謀而覆相病仲獻兩疑之仲
獻曰守而不可易者身也群而不可絕者世也吾而

煦煦超超突梯峴嚙以利吾軀誠有所弗能吾而棄
倫離伍有衆號呼目若無覩抑有所弗忍夫天之恤
人甚矣誰非人而委而去之寃然侈以爲高夫身卽
高世曷補矣吾唯屏意乎甲乙之籍以堅吾趨母岸
母谷以擴吾與憂人憂而急人急以勤吾事畢吾志
吾其沒齒訢訢焉爾君子謂仲獻是言也垂今三十
年蓋恪行如一日云而諸與完鏡比義者不可槩以
數也入金陵趣侍師周儀部於詔獄奔走晨夜未嘗
葺寢時國賊焰熏天人塞竇閉門已獨嚮邇無懼入
宛解同人咎石汀連繫者數十人宛時戒嚴吏持令

蔚寢時國賊焰熏天人塞竇閉門已獨嚮邇無懾入
宛解同人咎石汀連繫者數十人宛時戒嚴吏持令
峻比屋動駢頸論死迺顧折節仲獻納其言入關則
手掖家商逸羈困中口其賢振其不贍平生未邂逅
也旣去而遂窮躓無所委命入峽訪營山陳氏孤厚
遺之經紀其家俾扶櫬江南以妥知己蝶菴公地下
凡皆茲集約略見人有其一誦美無窮矣而矧兼焉
而又他鉅細不勝術焉不吉人爲善日不足耶按閩
洛法士苟存心愛物物必有濟程子言之人不必仕
宦職位也力至而有以及物功業稱焉朱子門人言

之仲獻學有本原弘乃祖定宇先生傳而遞邇所受
不歷閩追洛不止是故度涪陵登北巖低徊於伊川
註易處賦詩明志不欲去挹錦江之水著象山之辯
反復萬言使考亭教益尊澤益溥咸疇昔客蜀時事
而何第完鏡已也且夫完鏡亦有說焉有所爲而爲
之者名也無所爲而爲之者誠也名則私私則矜已
矜已則見德豪人俠人之施也誠則通通則推已推
已則忘德儒者之實也此程朱之所爲訓而仲獻奉
以周旋者也此仲獻悉心與力愛物而輒及物以踐
前猷以偕大道以異乎翹意氣自許者也不可以不

以周旋者也此仲獻悉心與力愛物而輒及物以踐
前猷以偕大道以異乎翹意氣自許者也不可以不
答也併著之

石軒詩選序



石軒詩選序

同吾里而早及吾門兄弟術術以相友也東渚諸梅而巳諸梅擅名高或蚤凋謝久而予遊以老子翔而巳子翔文章健雅有法度篋不卽傳傳者石軒詩選而巳內自料揀外取正同志寧約毋侈慎矣哉往予於子翔詩不概見見其江南紀事及貞女怨等篇坐立諷歌不欲手去乃今流覽他咏又無不然何言之入人之深而有爲而作者數數也宋人顏太初履素士耳平生撰著不數卷然皆有爲而作譬五穀藥石

可伐病療饑君子稱之司馬文正公學行抗一代他
鮮許與獨推太初東州諸吟有補當世眉山蘇氏父
子英辯奇偉落筆撼動海內顧誦述鳧繹先生者津
津焉人慮不能言而幸而能言率不善立言草樹虫
魚以逮邂逅酬贈謂足盡風雅其然豈其然耶是故
吾於子翔詩謬援古以况也子翔孝藹天至人倫奇
厄雨涕覆面者終其身諸如掩流棺惜物命割宿券
行義斬斬略無矯拂世有若人哉而詩特性情之一
見焉耳區區必是域也霸者猶淺視吾子翔哉

漚齋詩選引

漚齋詩選漚齋選其所為詩也始甲申迄辛亥三

見焉耳區區必是域也霸者猶淺視吾子翔哉

漚齋詩選引

漚齋詩選漚齋選其所爲詩也始甲申迄辛亥手自
鈐擇凡若干首嚴矣哉唐詩八百家宋轍旣南亡逸
逾半近代胡元瑞起東越旁搜遙剔募購繕寫不及
三百而沾沾時俊自相煦沫纔一落紙便謂吾有千
載嗟乎千載若是易耶何彈指零落而遽同草木者
之多也優柔沉涵以醞體騰攫變化以極態勁以發
腕紆以盪氣絮以明尚亮以洩吟宏而弗纖華而弗
炫善事實而弗忘乎家國天下之大斷乎如簋殮豆

肉之可以療餒瑩乎如紀之麤鄭之瓚之可以光目
 鏗轟乎如金鐘大鏞之可以聳耳而起聽茲唯吾漚
 齋有之也漚齋之日月其長矣哉漚齋願嶷高志操
 平生悲憤悉見味歌予時攝衣就之或儼之古方謝
 交云

卷九漚齋待選引

姑山遺集卷九

宣城沈壽民眉生著

謝朓韻稿序

余蓋讀史至晉宋間未嘗不作而異謝氏之才烝烝也期公輔者或傳以功高風華者或傳以辭則嘗以爲安石叔源兩君子較稱焉旣又以爲安石繇韋布登宰相鮮所引汲秦之難塵舉玄以應叔源性簡峻寡交納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而烏衣之游復共靈運爲宴處獨何與沈生曰玄與靈運壹皆兩君子從子

也淝水言捷玄亦卒傳以功江左推名靈運亦卒傳以辭兩君子去於衆而從於親庭戶之內自爲知己誠相合有道哉迺遂概論方內奕奕令族世不乏也而文章名實疊跡望一時於穆謝氏獨於今爲熾云晉安謝山持先生蒞吾宣政舉物和余北面焉進而教之跡以從子毗韻所爲文俾之序余故反復毗韻文矣波乎法法光乎皜皜詭乎翔龍璆乎激玉蓄之不睹所積而放之不測其所流竊揆彼其才駿發縱橫寧啻靈運以先生之業相敬義相率也而交屬以辭叔源逸事洵媲美於斯異日先生望日隆位日融

橫寧啻靈運以先生之業相敬義相率也而交屬以
辭叔源逸事洵媲美於斯異日先生望日隆位日融
顯端委廟堂寧啻安石耽韻卽頓諸生乎行有所用
之儻邁會崛起一如玄之答明詔也者而左右庶績
相協表以功不庚丕振前業哉且余固知耽韻之必
不終折謝氏之緒必昌以大也曩厥王父問卿公起
進士司鐸吾宛弘風啓滯鄉長老猶能述焉詩曰君
子有穀詒孫子伊公似之將又在耽韻矣

如山遺集

卷九

二

有本堂



陳中孺橐序

高山窮開不必盡至寶之所出也而待之

陳中孺橐序

高山窮淵不必盡至寶之所出也而時乎出焉其氣
熠燿應諸外敷潤於木而流媚於川於以致之雖遠
且難也卒有弗求焉者寡矣大都皇邑不必盡賢人
君子之所經也而時乎經焉其道冲夷戢諸內寄於
被褐而錯於摩肩於以致之雖近且易也卒有求焉
者寡矣嗚呼士之足以重於天下與珠璣金玉之足
以重於天下相去寧啻伯莛然以在彼卽皇皇乎爲
之謀腰紉而沒篝火穴深而入動能輦而置諸衢而



在此顧塗覲比跡而弗之識豈非以無輝然特見之
美夸異於世也哉金陵天子之陪京有志之士後先
踵集是亦至寶之所出也予時過而問之乃得從陳
君中孺遊中孺簡令清蔚自守恂恂金陵之人無求
中孺者中孺不以徇也予將求乎中孺中孺辱先予
矣蓋嘗與之憑高以遼望歟夫鬼峩煒燁雲蔭霞連
園以萬雉之金城而表以中天之華闕者無亦高
皇帝之寢廟官常森然在乎屬且忤德而頌勛旣又
與之徊徨於淮水之上清溪之間綠樹雕欄曜日如
繡飛觴鼓瑟亘夜爲歡復恨六代綺靡今未去也始

而融乎以定次曾次亭焉也予時見而

與之徊徨於淮水之上清溪之間綠樹雕欄曜日如
繡飛觴鼓瑟亘夜爲歡復恨六代綺靡今未去也始
而融乎以交欣猶飲醇焉已而相觀而不覺其化猶
入芝室焉以爲予兩人宐長有此樂矣歲之季冬中
孺忽抗手云別因重悼其去不欲忘言也適貽所爲
業俾予序予惟中孺隱華而示朴韞儲也富章發也
必閔當不僅以其業著乃卽所爲業瓌若瑤琨珍若
錦貝固亦爲彼輝然特見之美足以誇異於世而旅
於金陵且逾年人皆失之獨予得焉可勝歎哉遂書
是言以歸

劉在公稿序

天啓七季予以學使者之檄趣試南陵吾友劉伯宗
繇池陽來攜在公以至伯宗時季望壯而在公僅及
髫長者魁梧少者莊栗予獲交其父子間忻乎不能
以無懷也後二季予客金陵吾友詹子先泝江南遊
寓伯宗書暨在公所爲文以示在公故及子先之門
知而述之爲最詳又明季在公之文將版以行辱徵
言於予予乃不讓爲之序曰嗟乎人之云才雖曰天
性豈非人力哉吾異夫今之爲子弟者無所受也樂

於易而惡於難詡詡然以博達疏通爲迂而爲之父
兄師傅者類從而先焉愚之以勞引之以逸輔之趨
時閉之稽古長才穎脫馴習而汨於其教而終淪爲
尋常無聞之人其亦足悲也與宗廟之器黼黻之章
始也山野之木蠶繭之絲耳制之以繩墨機杼可羞
鬼神可御王公榱桷杞梓之材不以爲舟航柱梁以
爲楫楔枿櫨質雖良如已廢何蓋予旣以世之人往
往不知有學爲重足悲及得吾在公又竊以幸也在
公猶總角已能曉暘於聖人賢人之書肆力於文援
經驅史無艱難勞苦之態此雖得之天者生而有異

往不知有學爲重人表及得吾在公又竊以幸也在
公猶總角已能曉暢於聖人賢人之書肆力於文援
經驅史無艱難勞苦之態此雖得之天者生而有異
要其習與智長固時有以取乎人也夫以子瞻之雄
才而以明允爲之父故才易成以鄭玄之多識而以
馬融爲之師故識益洽今在公神爽隱厚方冲然篤
志如不及更以伯宗廸之於前子先掖之於後宐沛
乎其有獲矣誰能禦乎近代楊公用修警敏該博爲
本朝冠乃其語人亦以性不足恃日新其業當繇心
力則予爲嘉在公之能壹意於學而又加進焉抑孰
得而量哉在公勉矣

如山遺集

卷九

六

有本堂



朱開之遊草序

太史公之自叙也二二二可乎工維二二會音門二三

朱開之遊草序

太史公之自叙也二十而浮江淮上會稽闕九疑講
業齊魯之都過梁楚以歸凡述其周流而歷涉者最
詳蘇文定謂其行天下遍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
豪傑交故爲文疏蕩有奇氣近時太僕歸公用能申
大其說以爲子長之文章不在書方少季自負之時
足跡不肯一日休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
吐而爲書今於其書觀之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
欲學子長之爲文先學其遊可也夫追惟太史公之

所以自叙復繹兩君子之先後其說然後知古人之
有志者類不能閉之一室而時於天地之廣大萬物
之遷變賢人有道之光耀舉挹取而爲文是以變化
出沒而無窮蓋其有得於遊如此子友朱開之以侷
儻未易之材善藏而厚蘊溢而爲文始焉浩汗旣焉
澶湣始焉寵從不可攀旣焉曠夷無不可卽境屢徙
而屢上論者謂直捷門揣摩之致然不知開之所得
於此抑有道也開之季未卍角輒杖策有四方之志
儻佯容與幾二十季其於天下之大觀業已快覩而
無憾宐其文之比繫乎古人亦將極深造峻與時遞

進收之目止之心而生之手段固應然因意故

儻佯容與幾二十季其於天下之大觀業已快覩而
無憾宐其文之比繫乎古人亦將極深造峻與時遞
進收之目吐之心而注之手道固應然因憶數季來
予以意有所鬱結不得達乃移一榻傍金陵一時握
手多當世士要亦隨聚隨散而向之忻然爲平生之
歡者旣且願其再見而不可得源源而來三顧予於
茲開之而外無聞也則予與開之交爲最習因得究
窺其所蓄則益閎抑又悟夫遊之爲道不獨可以窮
天地之奇助文章之氣并可以暢友朋之樂有志之
士蓋可無意乎哉開之名其近義曰遊草請予序微

開之請予將有言也矧予請惡得無言



許孟宏易稿序

於戲六經之衰其於制藝大興之日也哉予意

許孟宏易稿序

於戲六經之衰其於制藝大興之日也哉有志者慮之矣善乎浦江宋文憲公之論也曰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經至此亦一厄矣乎予惟文憲公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人首仰際 聖天子稽古親儒崇意經籍方爲菽粟布帛家不可無之論又青田姑孰諸公以一代耆碩左右商榷其間當是時六經之書煥炳照耀揚扆無遺豈不盛哉顧公之

言已及此况乎歷數百季迄於今 祖宗之教寢微

學者益工爲苟且僥倖之務則所爲割裂文義以資

進取者不知更復如何夫天下不以制藝爲明經之

一端而直以爲決科之具故制藝滋盛而六經亦滋

以衰吾友許孟宏博綜群經尤精於易其治易也似

汲汲有傷於制藝行而易之道口以晦也然又以爲

繇今之世以究觀乎易之道舍制藝抑將奚從蓋吾

不以爲決科之具而直以爲明經之一端則此得而

彼亦不至於失較所獲有優如者三代以後惟漢宋

諸儒號稱善易然張禹費直譙定程正叔之徒業有

專受方有專故是以學立而名終上之特進方守三

彼亦不至於失較所獲有優如者三代以後惟漢宋
諸儒號稱善易然張禹費直譙定程正叔之徒業有
專授力有專攻是以學立而名修上之特進爲帝王
之師下亦足聚徒講述於閭里而易用以興今孟宏
壹志併神獨慨然明經爲己任見之制藝旨洞而意
微說天必驗夫人攷象必徵夫理固非如世之學者
割裂文義但資進取而世之學者意且聞其風反復
其訓指大更其故習陋轍一出於孟宏之所爲則孟
宏扶掖斯世功最多道之旣明天下卽不乏同聲共
赴之士因以遠追漢宋之盛上及乎古人奚難焉婁

東有張天如者今之橫渠先生也與孟宏遇猶時撤
坐輟講以待吾試質以斯言其必不以爲夸也夫

十二義引

蓋以予之窮而闕於計也而又不能爲從於世俗之

十二義引

蓋以予之窮而闕於計也而又不能爲從於世俗之言無乃癡乎而予友方君聖羽方君大方者不知其才之什伯於予而顧俛而好予言無乃癡于癡乎且夫大方之遇於予也猶晚而旣遇予於旅蓋不欲予之言不以傳同好也而屑屑爲予謀則其於己也爲任義而於予之言猶不免于爲癡之病世固無樂乎予言矣乎聖羽諱啓會桐城人大方諱都韓懷寧人

方山集

卷九

七

有本堂



楊維斗稿序

方山集卷九 七 有本堂

楊維斗稿序

方 純皇帝在宥之十季褒然舉陪畿第一者太傅
王文恪公也制科之業所繇昌矣我國家以經義進
退天下士士用是後先疊跡聲沸寓內亡慮數十家
乃以稱乎宗匠一時模楷后禩人無愚與智靡不首
指文恪公者蓋自文恪公之挺興於吳也天下以爲
文章風運尸自大江以南齊楚雖彊惡乎與鄒魯侈
文學哉世習之漸以衰也大雅亦滋以失學士益日
趨爲苟且之務而典刑蕩然於是明者悲之謂夫是

道也大江以南實屬首政敦舊緒而光大其業無亦
唯其鄉之人責有攸繫乎吾友楊子維斗爰起而與
二三君子肇修厥事切劘古學隆厲先喆蓋行其道
不數季而海內長材异能之輩的赴響奔復知誦述
文恪公之言壹循循是式者彼其爲力多也論者顧
以起衰之與勦業功固相倫而遇復相準此其故殆
有天焉豈非以今之衰然舉陪畿第一者幾二百年
而揆如一轍天之彰異吾維斗卒仰跡夫文恪公無
異哉而一皆同邑產也無乃地氣維與又前後蔚起
於午爲炳炳乎陽長之日亦云奇矣屬者 天子聖

異哉而一皆同邑產也無乃地氣維與又前後蔚起
於午爲炳炳乎陽長之日亦云奇矣屬者 天子聖
明銳意中外事旁求俊乂懋襄成績維斗其行哉大
道之興予日望焉尚意 康陵時文恪公以讜言偉
節晉列公孤阻抑群姦矚乎不辱逮今沉復其貴戚
赫奕不能附麗權璫狂獠不能媵阿之語何廩廩也
稽往哲而懷執鞭之慕庸獨文章云爾乎竊惟維斗
介在草莽抗義陳道志諛屹如預以逆諸來者之所
就必弘且鉅當亦不獨文章儀世已也要其所爲文
章稟於法而有度酌於雅而弗曼循而求之則夫修

行砥名之大指抑可以見其槩焉



姪雨人琇草引

告夫竹木殊事烏衣勝遊斤謂元射者賢可家象也

姪雨人琇草引

若夫竹林軼事烏衣勝遊所謂阮謝諸賢何寥寥也
或曰時無嗣宗則仲容屏跡時無叔源則康樂捷戶
氣類倡兆有先斯應理固宐與家雨人氏以鴻劭之
材敷清蔚之義幼穎脫長聲振學宮披其文其瑩然
者旣鏘錯而白日寒而鏗然者抑九奏之是諧淫蠹
莫之溷也哲理若泓修詞若組蓋賁乎盛業也已斑
草之鉞以傳也趨予問序予以雨人洞中秀外遵是
藝也以往世寧乏子期其將識之顧今尚介蓬蒿之

間而誠一當嗣宗叔源之徒朝夕宴處歌咏互答彼
兩人亦猶仲容康樂選也余固椎無似者復何爲哉
復何爲哉

秦燕及試牘序

韓昌黎以爲人有不得志輒非其上固莫計其身之

秦燕及試牘序

韓昌黎以爲人有不得志輒非其上固莫計其身之短長而獨歸利器俟時者最爲難意重責士也王荆國以爲士之進退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有司之好惡不可常則士之進退卒無所必意重責上也於戲世未嘗無雄懷修能魁岸絕出之士而當事者虛中重聽竽瑟異好逞逞擯之格以外世亦未嘗乏良有司而棟梁之材超逸之足闊焉豈弗睨弗顧者之罪耶蓋上與下嘗分執其咎合兩公之說

而論之要未可偏去簡重如此乃若士誠有所挾以
自見而上焉者亦卽權衡揣量之無遺相知之明而
相期之親蕩乎如逸驥於康莊沛乎如奔鯨於裨海
交得焉而足不介焉而已符斯其於會合之間何其
奇也吾友秦燕及種學積藝有年矣齒瀕壯不得與
博士弟子相周旋烏可爲遇然終不一傷其遭沮其
氣追琢加厲而菑播用勤越今辛未始寢寢振於世
邑以推之郡郡唯秦子焉最郡以推之督學靡不唯
秦子先者寧渠業之後先或殊抑遇不遇尚有待乎
人哉嚮使士之抱殊才秉尤質連蹇湮鬱退然無所

秦子先者寧渠業之後先或殊抑遇不遇尚有待乎
人哉嚮使士之抱殊才秉尤質連蹇湮鬱退然無所
關其志慮一猶秦子之素守反責夷猶不屑如彼而
爲之有司者又皆鈔人倫庸茂俊提攜拂拭援之幽
窮復與今當事比烈如此豈不甚盛而固遼乎不可
必也余故於秦子試牘之行正告天下以昌黎荆國
之說使上之人時有所鑒下之人益用以懋勉也

如山遺集

卷九

七

有本堂



宋公制藝序

看平王父而降成平共飽而卜已宗山至宋公亦成

宋公制藝序

循乎王父而降越乎共胞而外兄宗山姪宋公赤城
其尤同術而好予者也宗山以鴻敏美銳之材動數
抑于有司遂愾然有萬里之志今其業固將日以見
於天下而予與宋公赤城尚屈首紆體約結寡效進
而無所遇于世退而爲詬于俗亦云窮矣因憶十餘
季來文章風運歲詭月殊予方中搖搖而未知從適
修古近迂趨時近曼則亦猶夫越人之之燕也頓轡
乎中衢而壹唯阻江河迷岐路之爲憂計將安氏哉

乃觀宋公赤城毅焉特立獨從所好而弗牽於遠近
趨舍之說又何卓耶是以學愈益獲而藝愈益進伯
也理勝孚勝粲如璠璣仲也若卹若佚矯如騏驎可
謂儷至而競爽矣先是庚午冬赤城旣鉞其草溘業
以行會予荒于他劇辭不能序明年而宋公載次所
爲質言者請焉以爲儼然同好終不可以無言也嗟
夫子亦烏乎言哉間嘗循覽其詞沉復其指謂是煥
如瑟如者精神實宐通於山川而薦於鬼神其庸汶
汶與珉石等委乎夫旣撫膺而有壯心已而感念于
頻年遇合之艱涵負之鬱抑以若此而別命也至于

汶與珉石等委乎夫旣撫膺而有壯心已而感念于
頻年遇合之艱涵負之鬱抑以若此而別命也至于
掩卷噓噓者亦時有之嗟夫予亦惡乎言哉蓋予於
此不能不意折吾宗山之爲志遠也史稱班定遠涉
獵書傳而卒輟業投筆曰大丈夫安能久事此李衛
公日未嘗去書顧不喜與諸生試有司究其後功名
燁然曠世一轍何其偉與今宗山其幾矣迺余又聞
歐陽永叔之言以爲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
則已使一有獲豈不多耶而蘇子瞻亦云信于久屈
之中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人所以不可及然則宋公

之窮于今寧渠知不大有獲於後乎守而俟之并以
余言爲赤城勸可也



方大方稿引

方子大方非獨工於文者也而文率曼工余既尋其

方大方稿引

方子大方非獨工於文者也而文率最工余既得其稿卒業焉颯乎若雲門之諧於音而旨乎若太牢之腴於口也所至遠矣猶記天啓之末余以困躓不售遊金陵大方同其友聖羽猥顧我旅舍之中意氣偉如驪逾累舊且不欲余文之沉不以傳也謀梓之行今七年所矣回憶疇嚮風義相期炯然如昨而經時緼歲用矢靡諉計余距方子千里而近別輒不數數見見則敦好有加蓋其負義洵殊而有懷無斃也方

子工于文者也方子獨工于文者哉



陳孫謀焚餘稿序

公... 係... 某... 之... 後... 今... 一... 可... 立... 卷... 矣... 而... 吾... 之... 尾... 生... 乃... 日... 火...

陳孫謀焚餘稿序

於戲孫謀之沒今十有五季矣而吾友定生乃日太
息誦說其兄之賢不去口實豈非誠所爲手足哉定
生之言曰予伯也無祿生廿有九季而奄以棄予季
也是時予實幼未能御然頗私述其平生梗概而識
之不敢忘蓋予伯也悃悃懋至行人也往予大人奉
命按江以西執湖口稅璫甚力流言爲沸道路匈
匈予伯也一夕嘔血數升遷延二幾何而卒心痛意
發篤烈如此邑玉潭之上讀書遺廬故在焉杜門自

饗七筋不踰蔬豆以外一日雨雪而道遇號寒也者
愴然解衣贈之他如贍族以田矣督諸弟以學矣敦
孝劇義訓履方厲而不幸歿矣悲哉沈子曰予生不
及交孫謀其人顧雅聞諸陽羨人謂吉水鄒爾瞻先
生嘗爲孫謀顏其墓曰篤行好學云余竊心异焉不
知故吾友定生之兄也跡定生今所舉列與鄒先生
前所標許不亦名實協表裏并哉夫輓近士之騫華
遺實也修其詭遇之業拾朱紫都騶奴博蓄金帛貨
財驕豪赫霍威喝閭巷爲媮快耳一旦名敗身滅燬

如灰燼一鄉之人有莫能道名氏者其亦足哀也已

財驕豪赫霍威喝閭巷爲媮快耳一旦名敗身滅燼
如灰燼一鄉之人有莫能道名氏者其亦足哀也已
余觀孫謀內飭家門之行外施黨里之仁卽蹇塞賫
志以逝然人無識不識聞之息焉而言之愾焉推之
異世猶今日也以彼繫此其爲修短輕重竟何如哉
焚餘行諸君子反復稱術具備余不論論其軼事如
右凡以著吾友定生之志蓋不獨欲其兄之以文傳
也

如
山
道
集

卷
九

三

有
本
在













